

# 关键节点与身份叙事：2004 年以来欧印关系强化的内生动力\*

周明 胡慧敏

**内容提要:**近年来,欧盟和印度的接触和合作日益频繁,一改此前双方关系“不温不火”的局面,呈现出阶段性波动但总体强化的态势。鉴于欧盟在双边互动中所展现出的主动性,本文选择“2004 年迄今”这一中时段范畴,尝试从欧盟视角下的关键节点切入,同时以微观层面的身份叙事为补充,从内部视角探讨欧印关系的深层动力。通过比较分析潜在的关键节点,初步识别出 2004 年欧盟东扩与战略伙伴关系启动、2016 年英国脱欧与欧盟“印太战略”转向是当前欧印关系得以强化的可能关键节点。而特定节点下欧印的身份叙事也出现相应调整,欧盟经历从“规范性力量”到“欧洲主权”的转变,印度则转向“大国平衡者”。随着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和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化,欧印合作的既有路径有望在危机事件和合作议题的影响下进一步强化,逐步进入稳定平衡期。但若双方战略差异产生的负反馈未得到调和,可能制约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升级。

**关键词:**欧印关系 关键节点 身份叙事 路径依赖 “印太战略”

## 一 引言

近年来,欧印关系快速升温。最新的标志性事件是 2025 年 2 月 27 日至 28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率领 27 位委员中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西方意识形态攻势新动向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研究”(22YJCGJW01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欧洲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的 22 位共同访问印度。这次罕见的高规格访问推动双边关系迈入崭新的合作阶段,展现了双方强化伙伴关系的共同意愿。然而,回溯历史,欧印关系并非始终如此紧密,其发展历程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为缓慢期,印度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接受其援助。但双方合作主要局限于传统援助领域,关系发展缓慢。21 世纪初期为加速期,2004 年,欧盟与印度正式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其合作范围也逐步涵盖反恐、气候变化和科学技术等更具战略意义的领域。2007 年至 2015 年为低潮期,双方围绕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在贸易规则、市场准入和新兴领域的数据安全规范等问题上矛盾凸显,合作陷入低潮。2016 年以后为回暖期,2016 年英国脱欧促使欧盟重新审视其全球定位,并首次明确提及“印太”一词。双方不仅恢复了欧印峰会,还发布了《面向 2020 年的欧盟—印度行动议程》。近年来,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科技竞争日益政治化的双重驱动下,欧印关系进一步提速。双方相继推出一系列深化合作的政策框架,如《欧盟—印度战略伙伴关系:2025 年路线图》(简称“《路线图》”)、《欧盟—印度新战略议程》等,重启搁置已久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sup>①</sup>当前,双方正重点解决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数据安全标准等分歧,同时深化在绿色科技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

以上可见,欧印关系发展历程呈现出“波动循环”模式,即在经历相对冷却或停滞便回暖甚至升温。因此,本文将聚焦欧印关系发展中的两个问题:其一,厘清驱动欧印关系走向积极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揭示其演进的内在逻辑;其二,欧印关系史是否存在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时刻,未来欧印关系能否突破波动怪圈实现更加平稳和持续的合作。

据此,文章尝试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出发,探索欧印关系强化过程中的内生动力,重点关注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与身份叙事的互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欧印关系的强化路径,并尝试构建一个初步分析框架。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框架并非验证“A 必然导致 B”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分析在欧印关系演变的复

---

<sup>①</sup> Shairee Malhotra, “A New EU-India Strategic Agenda in 2025,” February 20, 2025,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a-new-eu-india-strategic-agenda-in-2025>.

杂过程中,关键节点与身份叙事如何互动并开启路径依赖的过程,从而影响双方关系的长期发展。本研究首先对既有学术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并聚焦关键节点和身份叙事两种探索性变量,分析二者的可能交互作用如何形塑欧印关系的演变轨迹,由此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其次,文章从已被识别的两个关键节点切入,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内,欧印双方如何构建和认知自我和对方的身份叙事,以及这些主导性叙事如何塑造彼此的互动策略与关系强度;最后,文章探讨了路径依赖效应下欧印关系可能的发展路径。

## 二 研究述评与分析框架

关于欧印关系演变的影响因素,学界的解释较为分散,理论研究亦显不足。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利益、观念契合和地缘政治三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共同的经济利益对欧印合作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欧印关系发展前期作用较为明显,为双边关系的深化奠定了基础。欧印双方均有加强经贸联系的意愿,且彼此经济互补性较强,经济驱动特征明显。其中,经济贸易议题始终在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常态化、制度化。<sup>①</sup>

战略观念和价值观契合是影响欧印关系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欧盟一贯秉持“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的观念,<sup>②</sup>致力于推广所谓的“民主、和平、法治”等价值观。<sup>③</sup>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发展与变化,欧盟所谓的“以规范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观正面临挑战。欧盟开始反思并调整其原有立场,并以“有效的多边主

---

① 参见赵干城:《印度对欧政策初析》,载《当代亚太》,2004年第6期,第43-50页;Bhoomika Saroha, “European Union and India Relations: A Strategic Evolution,” *Lloyd Business Review*, Vol.4, No. 1, 2025, pp.122-131; Sangeeta Khorana, “The European Union-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 Examination of the Economic Aspects,” in Philipp Gieg et al., eds., *EU-India Relations: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Light of the European Union Global Strategy*, Springer, 2021, pp.141-150; 郭红:《印度—欧盟贸易关系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态势》,载《南亚研究季刊》,2005年第1期,第104-108页。

②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0, No.2, 2002, pp.235-258.

③ Tuomas Forsberg, “Normative Power Europe, Once Again: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an Ideal Typ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9, No.6, 2011, pp.1183-1204.

义”指导其内外改革。<sup>①</sup>这一理念与印度倡导的“改革的多边主义”(reformed multilateralism)高度契合。<sup>②</sup>同时,双方均认同并实施“战略自主”,主张降低对大国的过度依赖,保持相对独立性。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在外交实践中体现出“实用转向”,即主张以灵活、务实和富有韧性的方式与他国开展合作,<sup>③</sup>这与印度“实用主义”的理念相契合。

此外,“印太”地缘环境变化是提升欧印关系的重要因素。欧盟将印度视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支点,高度重视推进双边关系,其“印太战略”对印度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除了地缘竞争共识,对华竞合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动力。面对中国的崛起,印度和欧盟均表现出高度警惕与战略焦虑。<sup>④</sup>在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策冲击下,为维护现有国际秩序,欧印倾向于加强实质性接触,<sup>⑤</sup>这也深化了欧印关系。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多关注特定时期内外部因素刺激下的欧印合作,较少从历史演变和内部视角探讨双方的互动过程以及形成的身份叙事。因此,本文从历史性视角出发,以欧印各自的身份叙事为补充,使用关键节点和身份叙事两个变量,尝试为现阶段欧盟积极强化与印度关系提供新视角;通过构建从关键节

---

① 参见陈志敏、吉磊:《欧洲的国际秩序观:“有效的多边主义”?》,载陈玉刚主编:《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4年第1期,第101-123页;Edith Driekens et al.,“The EU’s Search for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nd UN Security Council,” in Edith Driekens and Louise G. Van Schaik, eds., *The EU and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form Practices*, Routledge, 2014, pp.15-32; Sieglinde Gstöhl, “EU Diplomacy after Lisbon: More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17, No.2, 2011, pp.181-191。

② 参见张甲英、赵彦云:《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的内涵与影响》,载《国际论坛》,2023年第4期,第63-79页;Asoke Mukerji,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of ‘Reformed Multilateralism’,” *National Security*, Vol.6, No.2, 2023, pp.124-140; Lakshmi Puri, “Reforming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India’s Agenda,” *National Security*, Vol.6, No.2, 2023, pp.114-123。

③ 参见 Ana E. Juncos, “Resilience as the New EU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A Pragmatist Turn?” *European Security*, Vol.26, No.1, 2017, pp.1-18;刘慧:《欧盟邻国政策的韧性转向》,载《德国研究》,2020年第2期,第37-51页;Aleksandra Jaskólska, “Transactionalism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Case Study: India-European Union Relations,” *Azja-Pacyfik*, No.27, 2023, pp.31-54;任琳、程然然:《欧盟全球治理观的实用主义转型》,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6期,第136-150页。

④ 姜胤安:《欧盟与印度深化合作:动因及制约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2期,第88-102页。

⑤ Primit Pal Chaudhuri, “Indi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World Order,” in R. Jain, ed.,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a Turbulent World*, Springer Singapore, 2020, pp.1-25。

点到身份叙事再到路径依赖的分析路径,为欧印的加速靠近提供重要线索。

### (一) 关键节点

关键节点这一概念源于历史制度主义,后被引入政治学领域。1967年,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泰因·罗坎(Stein Rokkan)在《政党制度与选民联盟:跨国视角》一文中首次提出该概念。<sup>①</sup>科利尔夫妇(Ruth Berins Collier & David Collier)将关键节点定义为“一段重大变革期,其表现形式通常因国家或其他分析单位而异,且被假设将产生独特的制度遗产。”<sup>②</sup>詹姆斯·马霍尼(James Mahoney)则认为关键节点是指在存在多个选项时,选择特定路径的决策点,其与路径依赖相联系,具有不可逆性。<sup>③</sup>希勒尔·戴维·索伊费尔(Hillel David Soifer)认为关键节点形成必须同时具备许可性条件(permissive conditions)与生成性条件(productive conditions)。<sup>④</sup>在关键节点的发展阶段上,学者们主要提出了四阶段和五阶段两种模型。科利尔夫妇提出从前置条件、结构裂隙或危机、关键节点到遗产终结的演变路径。<sup>⑤</sup>马霍尼对此进行了修正,认为应增加“反应序列”,强调行动和对立行动之间的互动过程,并最终在稳定期达成新的平衡。<sup>⑥</sup>

关键节点是路径依赖的起点和核心组成部分,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和使用。制度经济学认为,即便是制度形成过程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在制度路径启动时也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QWERTY 键盘最终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正是路径依赖

---

①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in S. M. Lipset and S.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Free Press, 1967, pp.1-64.

② 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9.

③ James Mahoney, *The Legacies of Liberalism: Path 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Regimes in Central Americ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6-7; James Mahoney, “Path-Dependent Explanations of Regime Change: Central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36, No.1, 2001, pp.111-141.

④ Hillel David Soifer, “The Cause Logic of Critical Junctur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5, No.12, 2012, pp.1574-1575.

⑤ 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p.30.

⑥ 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29, No.4, 2000, pp.507-548.

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sup>①</sup> 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主要包括预形成、形成和锁定三个阶段。在预形成阶段,初始方案往往因偶然因素被确定下来,而这一方案未必是最优选择。进入形成阶段后,初始选择因沉没和转换成本高昂,或通过协调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等逐渐形成了制度惯性,从而进入正反馈机制并持续巩固路径方向。在锁定阶段,一旦进入某条路径,后续行动将不断强化该路径,变革成本随时间推移呈指数级剧增。<sup>②</sup> 同时,制度衍生的共同观念有助于塑造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削弱行为体对其他方案的想象力。

## (二) 身份叙事

身份是个体在长期积累中形成的,是个体认知与社会背景和实践活动等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与社会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个体可能同时拥有多种角色,但身份作为建构性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源于外界的承认和社会互动。身份的概念类似于“镜中自我”,这种自我是在社会交往的相互反馈中构建的。<sup>③</sup> 身份类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声誉和尊严。若国家身份遭到蔑视,行为体可能围绕身份展开承认斗争,即根据身份的显著性采取积极抗争、消极合作、身份调整和无视等强度不等的抗争策略。其中,认同是身份的核心目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互动中尊重他国身份认同尤为重要。<sup>④</sup>

国家身份在主客体间通过叙事互动不断建构和重塑。身份内嵌于叙事之中,叙事不仅将个体和自我相连接,也串联起过去、现在和未来,并通过叙事话语表达认同、赋予意义。菲利普·哈马克(Phillip L. Hammack)从社会、文化和认知的角度分析,将身份认同定义为通过个体参与话语而形成的意识形态,是生命历程中

---

<sup>①</sup> Paul A.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5, No. 2, 1985, pp.332-337.

<sup>②</sup> Jörg Sydow et al., “Organizational Path Dependence: Opening the Black B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4, No.4, 2009, pp.689-709.

<sup>③</sup>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135页。

<sup>④</sup>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25-155页。

不断构建与重构的个人叙事的显性表达,并通过社会互动和实践得以更新的脚本。<sup>①</sup>叙事一般按照纵向时间序列的逻辑,关注个体在历史过程中的行为和感受。威廉·拉博夫(William Labov)将叙事定义为一种通过将句子的动词序列与实际发生的事件序列相匹配,以重述过去经验的方法,是塑造身份的重要工具之一。<sup>②</sup>身份叙事涉及行为体的角色、地位等,为保持身份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其不断调整自我叙事,强化或解构他者叙事,为国家提供时间、观念和身份的连续感。

尽管关键节点兼具时间和事件的双重内涵,有助于从整体和宏观上分析欧印关系的演进,但若仅仅以关键节点解释欧印关系强化的内在动力,可能忽略双方的主体间性。<sup>③</sup>当国家面临本体安全威胁和危机时,这不仅可能催生关键节点,为增强自身认同和安全感,政治精英还倾向于修订或重构现有集体叙事以应对制度断裂和创伤。<sup>④</sup>为更完整地揭示关键节点下欧印如何界定自我与他者、如何理解特定的机会窗口,以及为何选择强化关系而不是维持现状,可将身份叙事作为连接欧印从关键节点到特定制度策略的桥梁。因此,有必要引入这一视角,具体分析欧印双方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被他者如何看待,完善分析的逻辑链条,提升研究的理论性和完整性。

### (三) 影响欧印关系强化的因素

欧印关系的态势是两个行为体的主动选择和复杂国际形势的综合反映。长期以来,双方关系总体保持“不冷不热”的状态,但在某些特定时期却出现明显升温,这一现象在近年来尤为明显。鉴于双方建交较早,目前关系正处于演变过程中,并在身份定位上具有鲜明特征。本文聚焦于影响欧印关系加速走近的内部因素,暂不对其外部和阻碍因素作深入探讨。在展开分析前,有必要对核心概念进

---

<sup>①</sup> Phillip L. Hammack, “Narrative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12, No.3, 2008, pp.222-247.

<sup>②</sup> William Labov,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pp.359-360.

<sup>③</sup> 曹航、马天航:《“关键节点”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历史常识还是理论创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3期,第180-191页。

<sup>④</sup> Alexandria J. Innes and Brent J. Steele, “Memory, Trauma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Erica Resende and Dovile Budryte, eds., *Memory an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Cases, and Debates*, Routledge, 2014, pp.17-20.

行操作化定义。

在关键节点的操作化定义上,本文采取约翰·霍根(John Hogan)的四要素结构框架。约翰·霍根指出,“危机→剧变”路径的关键节点识别框架是一种过于简化的线性识别框架,观念、话语和具体行动者的策略性选择未被充分理论化或操作化。故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危机→观念重构→政策变革和制度化”的新框架。<sup>①</sup>该框架明确了关键节点应具备的四个核心要素:宽松环境、观念变革、内生驱动与变革的持久性,提供了一套更为精确和可操作化的工具。其中,宽松环境是指结构的暂时性松动,为政策变革创造可能的“机会窗口”;观念变革是指现存政策理念体系因失效而丧失合法性,同时新的政策体系逐渐确立;内生驱动是系统内部因素驱动的变革,而非仅靠外部冲击;变革的持久性是指关键节点的决策引发路径转型,新政策具备长期自我强化能力。

在身份叙事的操作化定义上,本文认为应包括三个方面:(1)国家自我叙事,指国际关系行为体通过内在的历史、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利益来构建和表达身份认同的过程。欧印在塑造自身身份时,首先需要实现自我叙事建构,塑造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和形象。(2)他者视角叙事,指国际关系行为体通过他国的视角、文化、政治立场及意识形态,来塑造或接受身份的过程。这类叙事强调欧印对彼此的看法和如何回应他国对本国身份的认知。(3)集体身份叙事,指多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基于共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价值、地缘政治利益等,形成的共享身份认同。这类叙事可以反映欧印之间的合作和集体目标,强调在特定框架内如何通过合作、联盟或共同利益塑造集体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欧印关系的深化虽表现为双向互动,但欧盟始终是更加主动的一方,印度则更多是回应的一方。其一,从权力结构上看,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通过所谓“民主价值观”“基于规则的秩序”等叙事定义战略伙伴内涵,在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上具有优势。例如,在自贸谈判中,欧盟将贸易准入与价值观绑定,强势要求印度接受高标准的环保和人权尽职调查条款,施压印度调整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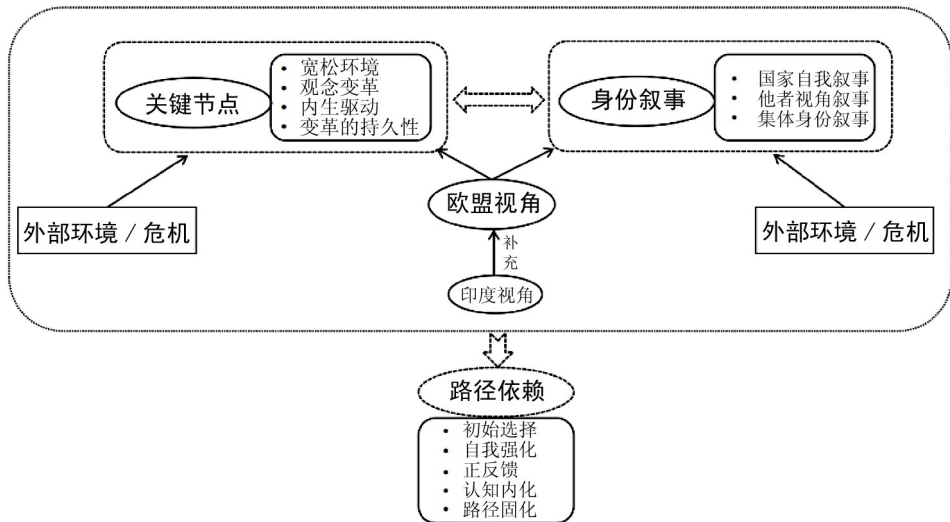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John Hogan, “The Critical Juncture Concept’s Evolving Capacity to Explain Policy Change,” *European Policy Analysis*, Vol.5, No.2, 2019, pp.170–189.

政策以适应欧洲标准。印度主张保护本土产业这一防御性诉求,但缺乏对等能力反制,在贸易谈判中更多作为“回应者”。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欧盟的政策变动更能解释欧印关系的演变逻辑。

其二,在理论层面,关键节点强调制度断裂点,即制度发展中出现的显著结构变化。欧盟与印度在制度变迁路径上呈现出鲜明对比。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化水平在区域组织中居于前列,但其发展历程却出现过制度断裂点,主要体现为成员国的扩容与退出。成员国的变动,对欧盟既有的制度框架形成重大冲击与重塑,深刻改变了其内部权力平衡和战略重心。此类断裂点迫使欧盟重新评估其外部关系,从而为欧印关系的重新定位创造了契机。而印度在冷战后虽对其国内外政策进行了调整,但这些政策调整更多是在既定框架内的边际优化,难以成为推动战略转向的关键节点。因此,若以印度视角为主,其分析重点往往局限于国内政治或局部利益的渐进调整,难以充分解释欧印关系强化的初始动因。相较而言,关键节点从欧盟视角出发,更能把握双边关系强化的真正动因。

图1 本文的分析框架



注:图由作者自制。

鉴于欧印关系的不对称性,本文将欧盟作为欧印关系中的施动者,印度是回应者。相应地,以关键节点背景下欧盟的身份叙事为主,印度的身份叙事为配套叙事,以深化对宏观关系历史中微观身份话语的理解。考虑到欧印的相互叙事常常被媒体或学术界边缘化,<sup>①</sup>而在欧印关系的关键节点下,双方通过身份叙事的建构与调适,可以实现对双边关系的重新定义。在外部环境或危机的刺激下,关键节点与身份叙事可能存在互动,即关键节点催生的行为体理念变化可以重塑偏好和情境认知,这可能导致身份叙事的调整以及行为选择的改变。另外,两者与路径依赖存在潜在关系,关键节点与身份叙事的协同作用促进了路径依赖发挥效应。总体上,欧印既有的积极路径占据主导地位,长时段的认知内化与制度固化形成欧印关系的路径依赖,并陷入锁定和固化状态,促进双方关系在既有合作框架下不断深化。

### 三 欧印关系强化的内生因素

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地缘政治变动与内部身份重构相互交织,推动着欧印重新定义自身和彼此的角色与价值。鉴于欧印关系的强化并非一蹴而就,身份叙事的调整也是一个长期过程,本研究选择“2004年迄今”这一中时段框架,进而识别出两个关键节点,分别为2004年欧盟东扩与战略伙伴关系启动、2016年英国脱欧与欧盟“印太战略”转向。本文将立足于这两个关键节点,从微观视角具体分析欧印在关键时刻的身份定位和叙事话语,从而为理解欧印关系的强化提供更深入的解释。

#### (一) 欧盟强化欧印关系的关键节点

第一个关键节点出现在2004年,欧盟完成东扩并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5月1日,欧盟实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张,十个中东欧国家的加入使其成员国增至25个。这一地缘政治变动不仅改变了欧洲的力量格局,更促使欧盟重

---

<sup>①</sup> Emilian Kavalski, “Venus and the Porcupine: Assessing the European Union-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South Asian Survey*, Vol.15, No.1, 2008, pp.63-81.

新审视其全球定位。同年11月,第五届印度—欧盟峰会在海牙举行,双方正式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成为继美、加、俄、日、中之后第六个与欧盟建立此类关系的国家。这一同步性并非巧合,与欧盟东扩后追求全球角色与印度寻求国际认可的需求相关。

具体而言,这一节点是宽松环境、观念变革、内生驱动和变革的持久性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欧盟面临地缘政治和经济压力,这为原有结构和秩序的松动提供了机会。政治上,冷战后国际秩序重组引发权力真空、美国单边主义抬头和周边冲突外溢。尤其是在科索沃战争中,欧盟完全失去了战争的支配权,面对美国对南联盟的轰炸无能为力,暴露了自身的军事短板与内部分歧。经济上,新兴发展中国家把握住全球化机遇,成为全球贸易投资新高地,其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为对冲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欧盟积极调整战略,将新兴发展中国家视为多极体系的重要力量,并通过反恐、防扩散等议题树立自身“规范性力量”形象,借此加强与新兴国家的联系。

二是欧盟的战略认知发生转变。面对地缘政治压力增强的挑战,欧盟选择搁置对印度人权问题的批评传统,转而强调双方共享“民主价值观”的价值认同。<sup>①</sup>2004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签订《欧盟—印度战略伙伴联合声明》,体现了其对印度的角色定位从“新兴市场”转为“共享民主价值观的天然伙伴”。<sup>②</sup>经济层面,欧印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因而欧盟在处理对印关系时,展现出实用主义的初步倾向。尽管印度存在高关税等市场壁垒,但欧盟在2004年东扩后,急需为庞大的单一市场寻找新机遇,欧盟意识到,过度推行其严格的劳工、环保标准将极大阻碍与印度的贸易谈判进程,因此转而接受印度提出的渐进式市场开放路径,并提供资金支持印度技术升级。<sup>③</sup>

---

① Rajendra M. Abhyankar,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Partnership for All Reasons,” *India Quarterly*, Vol.65, No.4, 2009, pp.393-404.

② European Union, “An EU-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pril 30, 200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04DC0430>.

③ Aditya Satpute, “A Compromise between Strong Will and Strong Won't: Accessing the EU India Broad-Based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BTIA),” SSRN, August 1, 2011, <https://ssrn.com/abstract=2418930>.

三是欧盟存在发展与印度关系的内生性动力。尽管在这一时段,美国小布什政府积极提升对印关系,鼓励盟友相互强化合作,为欧盟调整对印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欧盟做出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最终决策,主要源于其内生需求。2004年,欧盟将印度列为继美、中、俄等国后的第六个战略伙伴,试图通过强化欧印关系平衡中国影响力。经济上,欧印产业链互补和投资依赖强化。欧盟依赖印度信息技术(IT)服务和低成本制造产业,印度则需吸引欧洲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产业转型。2007年,欧盟提出未来7年向印度提供总额4.7亿欧元的财政援助。<sup>①</sup>此外,欧盟还试图通过制度化的规则输出,将印度深度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政治及价值观体系,以此强化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四是变革的持久性。欧印在合作框架下持续加强政治接触和经济合作。欧盟与印度通过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了多层次、常态化的对话机制,将临时性合作升级为制度性协作。政治层面,双方建立了年度峰会、部长级对话、专项工作组以及民间平台等,确保了合作连续性;经济层面,欧盟以经贸合作为核心抓手,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推动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13年尽管双方因分歧一度中止谈判,但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后续谈判得以重启和推进,强化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性支撑。

第二个关键节点出现在2016年前后,即英国脱欧与欧盟“印太战略”转向之际。2016年,作为“欧洲三驾马车”之一的英国宣布脱欧,这一危机降低了欧盟的整体实力和一体化水平,尤其是在防务和安全领域。这一变局不仅促使欧盟重新审视自身定位,还加快了其追求战略自主的步伐。随着美国等国家纷纷布局“印太”地区,欧盟随后调整战略重心,将目光转向“印太”地区,这为欧印关系的深化提供了新契机。这一战略选择,同样从上述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

一是权力格局的变化为欧印关系强化提供了宽松环境。政治上,2016年的系列危机重塑了欧盟的战略紧迫感。3月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6月英国公投脱欧等,引发欧盟内部剧烈震荡,迫使其加速强化伙伴关系以对冲风险。在此背景下,

---

<sup>①</sup>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er Ferrero-Waldner Proposes €470 Million Package for India,” February 16, 2007,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07\\_198](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07_198).

“印太”地缘概念的兴起为大国在欧亚地区的博弈提供了新的战略抓手。随着美日等多国出台“印太战略”,欧盟也推出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全球战略》(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简称“《全球战略》”),其中明确使用了“印太”一词,承认印度在维持亚洲多极化中的地缘政治作用。<sup>①</sup>经济上,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但印度GDP增速高达7.6%,<sup>②</sup>成为新兴市场中的增长极。而欧盟正深陷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财政和社会负担沉重,亟需开拓新市场拉动经济。这种反差促使欧盟再度关注印度。科技上,以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创新技术将对人类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带来重大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逐渐成为大国博弈主战场。

二是欧盟对印度的战略定位发生转变。政治上,欧盟主动淡化规范性议题分歧,逐渐降低了双边人权对话频次和对印批评力度,强调聚焦安全合作,共同维护“战略自主”诉求。经济上,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系列举措,迫使长期依赖美国的欧盟和印度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定位,强化务实主义以维护自身利益。科技上,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欧盟将印度从传统的技术接收方提升为重要合作伙伴,合作模式从单向技术转移转向联合研发与标准共定。例如,2016年第十三届欧印峰会上,双方建立欧印“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启动欧印清洁能源联合研发计划,推动共享标准制定话语权。

三是欧盟内部因素推动了双方关系的发展。政治上,英国脱欧使欧盟陷入困境,疑欧主义加剧蔓延,并对欧盟的内部认同和治理体系造成巨大冲击,<sup>③</sup>这促使欧盟向外转移压力。经济上,为降低对华依赖,欧盟正寻求将印度作为分散风险的重要选项。在2016年3月举行的第十三届欧印峰会上,欧盟表达了对双方合作的更高期望,印度则积极回应其提议,通过了《面向2020年的欧盟—印度行动议

---

<sup>①</sup> European Union,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38.

<sup>②</sup> 《印度上财年经济增长7.6%》,联合早报网,2016年5月31日,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60531-623545>。

<sup>③</sup> Ben Rosamond, “Brexit and the Problem of European Dis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 Vol.12, No.4, 2016, pp.864-871.

程》,框定了欧印从2016年至2020年的合作议题。<sup>①</sup>科技上,欧盟亟需通过技术标准输出抢占新兴市场。科技前沿代表着研究领域最新发展水平,在2016年引领度和潜在引领度上,美国依旧保持绝对领先地位,中国总体位列第二,远超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sup>②</sup>为防止被边缘化,欧盟推出了5G技术和物联网标准等,<sup>③</sup>加快向印度等国输出数字治理框架和技术规范。

四是变革具有持续性和深远影响。政治上,英国脱欧加快了欧盟对印战略对接。长期以来,印度依赖英国进入欧洲市场,英国脱欧导致这个通道关闭,迫使欧盟加速“印太”布局,与印度深化合作。欧印关系逐渐从传统的经济合作拓展至安全合作、联合军演等高政治领域。经济上,欧盟通过“印太战略”促进经济合作深化,其“印太战略”转向间接提升了印度的战略地位,为后续合作奠定长期框架。科技上,欧盟通过合作项目和人才交流强化对印战略捆绑。鉴于既有研发项目成果,欧盟将印度纳入“地平线欧洲”计划,助力印度提升研发产出和实现战略自主。同时,欧盟通过伊拉斯谟奖学金等项目支持印度科研人员赴欧交流,这些举措与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计划形成深度协同。

需要说明的是,2016年英国脱欧与欧盟“印太战略”转向并非第一个关键节点的自然延续或线性发展,而是欧印关系演变的独立新节点。二者在环境背景、主体认知、内部动因和变革方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同时,尽管印欧关系在2021年、2025年取得了明显进展,但由于欧盟所处的国际权力环境和战略认知,推动其发展对印关系的动力和变革措施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也未导致制度路径的根本性转变,因此可视为路径依赖下的渐进变化和欧印关系的部分政策调整。

---

<sup>①</sup> “EU-India Agenda for Action-2020,” Consilium, March 30, 2016,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3671/20160330-agenda-action-eu-india.pdf>.

<sup>②</sup> 参见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科睿唯安:《2016 研究前沿》,2016年10月31日,第78-80页,[https://lib.chd.edu.cn/\\_local/C/7F/53/107A2EE16C17E0680F4A9217EEB\\_9683D725\\_8E93DA.pdf?e=.pdf](https://lib.chd.edu.cn/_local/C/7F/53/107A2EE16C17E0680F4A9217EEB_9683D725_8E93DA.pdf?e=.pdf)。

<sup>③</sup> Hogan Lovells, “Commission’s New Action Plan for Standards in 5G, IoT, Cybersecurity, Cloud and Big Data,” Lexology, May 3, 2016,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4974d68-8a82-4c87-b6a3-24c272762eb7>.

## (二) 欧印关系强化的身份叙事

### 1. 欧印的自我叙事

在2004年欧盟东扩与“战略伙伴关系”启动的节点下,东扩使欧盟更加自信地以“规范性力量”自居。随着地理疆界的东移,欧盟将多个中东欧国家纳入西方体系,并渴望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关于欧盟身份,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在2002年提出了“规范性力量”概念,即欧盟通过传播规范而非军事和经济胁迫重塑国际秩序,这一理念逐渐取代了此前将欧盟视为“民事力量”的认知。<sup>①</sup> 欧盟认为,影响他国政策的能力取决于其自身对特定自我的认知,<sup>②</sup>因此十分注重建构和维护“规范性力量”的形象。面对美国单边主义及新兴国家的崛起,2003年12月,欧盟发布首份安全战略文件《一个更美好世界中的安全欧洲:欧洲安全战略》,提出“有效的多边主义”,首次明确强调自身的规范性作用。<sup>③</sup> 2010年前后,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多次在演讲中提及“规范性力量”,体现了欧盟对这一身份叙事的认可。

具体而言,欧盟自视为领导者和价值传播者,试图通过社会化机制,在东欧国家甚至全球应用和推广其理念。其一,欧盟推广其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欧盟通过严格监管内部市场,迫使跨国企业自愿采纳欧盟标准以降低合规成本,形成“布鲁塞尔效应”(Brussels Effect),<sup>④</sup>对全球持续施加影响力。其二,欧盟在价值观层面传播规范理念。2012年,欧盟因“在欧洲推进和平、和解、民主和人权事业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认可巩固了欧盟的规范议程和身份认同,也强化了其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规范性权力的决心。例如,在吸纳乌克兰的问题上,尽管欧盟未能满足乌克兰的入盟期待,但其通过《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和“欧洲邻国政策”(ENP)等加强与乌克兰的联系。2013年11月,乌克兰因宣布暂停与欧盟签

<sup>①</sup>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pp.235-258.

<sup>②</sup> Thomas Diez, “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Changing Others: Reconsidering ‘Normative Power Europe’,” *Millennium*, Vol.33, No.3, 2005, p.614.

<sup>③</sup> European Union,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December 12, 2003,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4\\_2009/documents/dv/ess/ess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4_2009/documents/dv/ess/essen.pdf).

<sup>④</sup> Anu Bradford, “The Brussels Effec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07, No.1, 2012, pp.1-68.

署联系国协定引发危机后,欧盟通过经济援助和话语塑造支持乌克兰,维护自身作为“文明国家”的形象。<sup>①</sup>

印度则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的身份目标。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将印度的角色定位为“有声有色的大国”。<sup>②</sup> 冷战结束后,印度调整战略目标和政策方向,重新评估自身的国际地位。1991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度进行了经济改革并一度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这为其经济转型和参与全球事务铺平了道路。2003年,时任全国民主联盟(NDA)政府财政部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指出:“我们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现在首先应该审查我们对外部捐助者的依赖;其次,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再次,重新审视向他国提供国际援助的信贷路线。”<sup>③</sup>此番表态意味着印度停止接受小型双边援助国的援助,转而通过其他渠道向他国提供援助,这体现了印度的发展自信。

在外交策略上,印度将政策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其身份也从“南亚次大陆力量”向“亚太参与者”转变,通过追求亚太身份来最大化其“认可”目标。<sup>④</sup> 20世纪90年代,印度实施了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为重心的“东望”政策,侧重于贸易和投资合作。尽管印度不是东盟的正式成员,却与该组织建立了“全面对话伙伴”关系,还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2003年8月,时任印度外长亚施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首次提到“东向政策的第二阶段”。该阶段中“东望”的范围扩大,即以东盟为中心,从澳大利亚延伸到东亚地区。<sup>⑤</sup> 此外,印度在南海争端中立场强硬,<sup>⑥</sup>是其倾向于在亚太地区寻找新的身份认同的表现,体现了其在国际政治

① 周明:《乌克兰—欧盟联系国协定与乌克兰危机》,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59—81页。

② Sarvepalli Gopal,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ume Five,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1987, p.499.

③ Government of India, “Budget 2003-04: Speech of Jaswant Singh,” Minister of Finance, February 28, 2003, pp.21-23, <https://www.indiabudget.gov.in/doc/bspeech/bs200304.pdf>.

④ Sandeep Singh, “From a Sub-Continental Power to an Asia-Pacific Player: India’s Changing Identity,” *India Review*, Vol.13, No.3, 2014, pp.187-211.

⑤ “Remarks by Shri Yashwant Sinha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on Occasion of Release of Book ‘Rediscovering Asia, Evolution of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by Prakash Nand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ovember 5, 2003,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5538/Remarks\\_by\\_Shri](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5538/Remarks_by_Shri).

⑥ 林民旺:《印度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新动向及其前景》,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第31—38页。

中追求地位和认可的深层动机。

在欧印关系的第二个关键节点上,欧印呈现重新定位的特征。尽管欧印主张对华“去风险化”或“脱钩”叙事,但在经济等领域难以完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中欧、中印的竞合并存关系已成为塑造欧印身份叙事的结构性背景。欧盟将重心聚焦于一体化过程中的“欧洲主权”愿景。这一目标涵盖军事、政治、外交、生态等领域,可以归纳为“对内权威”和“对外独立”两重维度的主权性诉求。<sup>①</sup>“对内权威”上,欧盟自东扩以来,其文化、政治和社会层面更为异质和多元,各成员国对英国脱欧后欧盟的角色、任务和未来方向未达成共识,阻碍了欧盟的集体认同和统一行动叙事。2016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指出,欧盟正面临“多重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等挑战相继到来,<sup>②</sup>而欧盟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其内部面临更大的分裂,从而引发新的认同危机。

“对外独立”上,尽管欧盟以“规范性力量”自居,但防务和安全保障却严重依赖北约和美国,其安全政策存在致命缺陷,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更加剧了这一状况。2016年,欧盟发布《欧盟全球战略》,将“战略自主”纳入全球战略框架之内,提升硬实力成为实现“战略自主”的重中之重。次年,欧盟批准了“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并得到了欧洲防务基金的支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加快出台了《欧盟未来十年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旨在“让欧盟成为更强大、更有能力的安全提供者”。<sup>③</sup>在特朗普“2.0时代”,面对美国在俄乌冲突谈判中忽视欧盟诉求、实施“对等关税”等做法,欧盟加快推动“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体现了欧盟试图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同时,“战略自主”理念在欧盟对外政策中多次出现,也成为欧盟“印太战略”的核心原则。<sup>④</sup>

<sup>①</sup> 曾向红、孟祥毅:《愿景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主权”构想》,载《德国研究》,2022年第1期,第4-25页。

<sup>②</sup> President Juncker, “Speech by President Jean-Claude Juncker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Hellenic Federation of Enterprises (SEV),” June 21, 2016,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de/SPEECH\\_16\\_2293](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de/SPEECH_16_2293).

<sup>③</sup>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rch 21, 2022,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7371-2022-INIT/en/pdf>.

<sup>④</sup> 赵宁宁、张杨晗:《欧盟的“印太”观及其区域战略》,载《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3期,第88-108页。

同时,随着印度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追求“领导型”力量的野心愈加凸显,转向“大国平衡者”<sup>①</sup>叙事。为实现其全球领导大国目标,印度巧妙借助“全球南方”、俄乌冲突和制造业产业链等热点议题,将自身塑造为具有独特作用的国际行为体。以印度构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叙事为例,2018年,印度总理莫迪在第十届金砖国家峰会提出“改革的多边主义”愿景。次年,印度外长苏杰生进一步将印度描绘成一个“兼具西方国家、南方国家特性的‘西南方大国’(Southwest Power)”,<sup>②</sup>随后“改革的多边主义”这一概念被印度频繁使用,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话语工具。2023年,印度举办了首届“全球南方之声”线上峰会。其后又连续两年举办了“全球南方之声”峰会。莫迪宣称“当印度发言时,世界会倾听”,<sup>③</sup>这彰显了印度全球战略抱负与“大国雄心”。此外,印度还将全球战略与海外印度人的角色、身份、情感与贡献关联起来,构建“全球印度人”的战略叙事,以服务于其“重新崛起”和“更大的梦想”的全球化叙事。<sup>④</sup>

## 2. 欧印的他者视角叙事

其一,在第一个关键节点的背景下,欧印的认可和认知偏差并存。在前期,欧盟十分重视印度的地位。时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克里斯·帕滕(Chris Patten)指出:“如果南亚有欧洲的自然伙伴,那无疑就是印度。”<sup>⑤</sup>在欧盟看来,印度具有“民主盟友”与新兴市场的双重角色:既是价值共同体中的伙伴,也是经济合作的重要对象。2003年发布的《欧洲安全战略》明确将印度列入潜在的战略伙伴之一,将其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欧盟将印度定义为“区域

<sup>①</sup> C. Raja Mohan, *India and the Rebalancing of Asia*, Routledge, 2025, pp.127-162.

<sup>②</sup> “India Would Be a South Western Power, Says Jaishankar,” Times of India, October 3, 2019,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would-be-a-south-western-power-says-jaishankar/articleshow/71416065.cms>.

<sup>③</sup> “India Is 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 World Listens When We Speak: PM Modi In US,” NDTV, September 23, 2024, <https://www.ndtv.com/world-news/india-is-voice-of-the-global-south-world-listens-when-we-speak-pm-narendra-modi-in-us-6626196>.

<sup>④</sup> 蔡晶、柳扬:《莫迪“全球印度人”战略叙事及其建构逻辑》,载《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5期,第113-132页。

<sup>⑤</sup> Rajendra M. Abhyankar,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Partnership for All Reasons,” pp. 393-404.

和全球领导者……越来越多地与其他世界大国平等地进行接触”,体现了欧盟对印度日益提升的全球地位的认可。<sup>①</sup>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西方经济体的制度缺陷,而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表现出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印度的自信,欧盟则日趋内省。欧盟意识到,印度已不再是依赖大量发展援助的国家,欧盟也希望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sup>②</sup>2014年,印度提议将每年的6月21日设为国际瑜伽日,次年又建议为捍卫联合国崇高理想而牺牲的阵亡维和人员建立纪念馆墙,均得到了联合国的采纳,这增强了印度的国际影响力,也强化了欧盟对印度的积极认知。

至于印度对欧盟的叙事,2005年,印度虽与主要大国都建立了伙伴关系,但仅与欧盟制定了正式文件,即《联合行动计划》。在谈及对欧洲的看法时,尼赫鲁认为欧洲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国际政治的中心,统治着地球表面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世界事务”。<sup>③</sup>独立初期的印度对自身认知尤为自信,也十分重视欧洲的作用。然而,这一时期印度对欧洲的认知也存在明显鸿沟。早期,印度对欧洲的看法局限在“一个政治上的奇妙丰富的博物馆,拥有大量多样的标本收藏”或是“一个衣着寒酸的老太太”等印象<sup>④</sup>。印媒体对欧盟的介绍更是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经贸主题,对欧盟内部运作或一体化进程鲜有报道。在情感色彩上,印度媒体对欧盟的报道多数呈中性或负面情感倾向,未能全面客观地呈现欧盟形象。<sup>⑤</sup>

---

① “India-EU Relations,” *Hindustan Times*, September 6, 2005,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india-eu-relations/story-Q7DqJlerVn3e1Wa646jiRI.html>.

② “The EU-India Partnership: Time to Go Strategic?” in Luis Peral and Vijay Sakhujia, eds., *The EU-India Partnership*, October 16, 2012, pp.10-11, [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The\\_EU-India\\_partnership.pdf](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The_EU-India_partnership.pdf).

③ Jawaharlal Nehru, “Address at A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efence’,” *Foreign Affairs Record*,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December 11, 1957, p.226.

④ See Chandrasekhar Dasgupt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in I. P. Khosla, ed., *India and the New Europe*, Konark, 2004, p.43; C. Raja Mohan, “Ind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ajendra K. Jain, ed.,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21st Century*, Radiant Publishers, 2002, p.62.

⑤ Rajendra K. Jain and Shreya Pandey,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Eyes of India,” *Asia Europe Journal*, Vol.8, No.2, 2010, pp.193-209.

其二,2016年英国脱欧与欧盟“印太战略”转向促进欧印重构彼此认知。欧印叙事并非自发产生,而是双方通过相互审视与调适,重新校准了对自身身份及国际定位的理解,逐步形成了一种“战略镜像”的身份互构关系。<sup>①</sup>因英国脱欧,欧盟亟需在全球重构其角色定位。2015年,印度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述为“将超越中国,成为2018年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sup>②</sup>这推动其成为欧盟实现战略自主与“欧洲主权”愿景的重要外部伙伴。然而,印度对欧盟地缘凝聚力与国际行动力的观望乃至质疑,形成了一种外部压力,倒逼欧盟加速整合内部决策机制,并通过“印太战略”向印度展示其作为一个统一、可信赖的战略行为体的能力与决心。与此同时,欧盟将印度定位为“印太安全关键伙伴”甚至“战略支点”的叙事,恰好为印度提供了其长期寻求的“领导型力量”身份的重要外部认同。印度对此敏锐捕捉并积极回应。在2020年《路线图》中,印欧确立了共建“基于规则的多极世界”的共同目标与话语体系。<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对彼此身份的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中美“共同他者”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中战略前景》,首次将中国明确定位为“系统性竞争对手”,随后提出对华“三重定位”,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其中负面认知日益突出。<sup>④</sup>印度则对华推行“问题外交”。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持续升温,印欧的对外政策互动更加复杂,双方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需要回应这一结构性背景。作为美国的重要盟伴,欧印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为维持地缘政治平衡,双方亦可能采取相互借重的策略。欧盟将印度视为民主阵营的伙伴,对冲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风险;而印度则借助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叙事,弱化自身作为“摇摆国家”

<sup>①</sup> Colin S. Gray, “Out of the Wilderness: Prime Time for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6, No.1, 2007, pp.1-20.

<sup>②</sup> “India to Clock 7.5% Growth in 2015-16, Overtake China: IMF,” *Times of India*, April 14, 2015,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India-to-clock-7-5-growth-in-2015-16-overtake-China-IMF/articleshow/46921866.cms>.

<sup>③</sup> “EU-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Roadmap to 2025,” *Consilium*, July 15, 2020,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5026/eu-india-roadmap-2025.pdf>.

<sup>④</sup> 赵柯、唐耀卓:《欧盟对华认知变化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9期,第41-60页。

的国际印象,凸显其作为非西方世界中具有独立立场的民主大国地位。然而,上述互动更多体现为外部环境驱动下的策略性回应,属于欧印关系的外部因素,故不属于本文分析的重点内容。

### 3. 欧印的集体身份叙事

其一,2004年欧盟东扩及随之启动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了欧印“民主国家”和“多边主义”集体身份的构建。冷战后,印度展现出积极参与民主事务的意愿:1999年,印度主办了世界民主运动会议,并于2000年成为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之后也参与了联合国民主核心小组。随着欧盟的东扩,多个中东欧国家的加入不仅使欧盟在地理和政治上更加多元化,也推动了印度与这些新成员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欧印关系开始强调双方在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等价值观上的相似性,并以此为基础,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逐步展开合作。2005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指出:“我们超过50年的民主统治经验表明,民主是成功克服发展挑战的最有力工具。”<sup>①</sup>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印度自称“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叙事,与欧盟的“民主共同体”属性形成共鸣。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首次将共享民主价值观置于双边关系的核心地位,使意识形态成为塑造彼此身份认同的基石。

同时,基于所谓的“民主原则”,欧印将目光投向国际秩序,致力于维持多边主义体系的稳定性与公正性。2004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启动,不仅是经济合作的新开端,更在文化、政治与战略价值层面实现了深层次融合。这一时期,欧印的关键优先事项相似,共同强调多边主义、地区安全与全球合作,形成了更加紧密的集体身份认同。例如,2008年,双方首次召开“欧印有效多边主义论坛”,随后在2010年第二届“欧印有效多边主义论坛”上提出欧印关系新范式的畅想,认为传统模式已不足以满足双方的需求,需要建立更为全面的政治关系。为此,双方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合作建议,强调在多边主义、全球安全、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

---

<sup>①</sup>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Dr Manmohan Singh, “PM’s Remarks at the Launching of UN Democracy Fund,” Government of India, September 14, 2005, <https://archivepmo.nic.in/drmanmohan-singh/speech-details.php?nodeid=187>.

助等领域维护共同利益。<sup>①</sup> 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推动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方面,欧印合作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身份共同体。

其二,在第二个关键节点下,欧印侧重于塑造“印太”统一叙事。英国脱欧后,欧盟的内部政治结构和战略方针受到重大冲击,迫使其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印度在亚洲的崛起态势,尤其是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成为欧印战略接近的重要催化剂。欧盟开始转向“印太战略”,重新评估欧印关系的状态和优先事项,保障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稳定性。此前,欧盟长期使用“亚太”这一术语,将该地区置于外交政策的边缘地位,资源投入相对有限,整体立场偏向观望。之后,欧盟转换说法,在《欧盟全球战略》中首次采用“印太”一词,其地缘政治转向迹象初现。2018年,欧盟发布《欧盟对印度的战略要素》报告,强调继续加强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sup>②</sup>标志着其对印角色定位和功能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后,德国和荷兰等欧盟国家相继介入“印太”地区事务,促进了欧盟对“印太”地区的整体转向。尽管欧盟于2021年9月才正式出台《欧盟“印太”合作战略》,但此前一系列政策调整和目标转向,已为后续欧印关系的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欧盟“印太战略”的转向不仅契合双方对华竞争的共同利益,更重塑了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及欧印关系的认知框架。随着全球大国纷纷投入“印太”地区的竞争,印度被视为“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其地理位置优势使自身战略价值被前所未有的放大,欧盟“印太战略”的加持提升了其在“印太”乃至全球舞台上的地位预期。尽管印度依然重视提升印美关系,但双方在国家角色定位、战略区域划分等方面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在“印太”认知上,印度将“印太”界定为从非洲东海岸延伸到美洲海岸的所有空间,强调“战略自主”的“W形行动圈”,这与美国主导

---

<sup>①</sup> “EU-India Relations: In Search of a Paradigm,”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October 12, 2010, [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India-EU\\_Forum\\_Report\\_policy\\_options.pdf](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India-EU_Forum_Report_policy_options.pdf).

<sup>②</sup> European Union, “Elements for an EU Strategy on India,” November 20, 201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8JC0028>.

的、相对聚焦东亚及西太平洋的“半嘴形包围圈”形成对比,<sup>①</sup>体现了美印之间的战略差异。而印度也意识到自身是欧盟“印太战略”中不可替代的陆海连接点。“东向行动”政策和欧盟“印太战略”在地理区域和对华战略意图上均存在一定契合之处,为欧印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 (三) 欧印关系强化的路径依赖

上述身份叙事在不同程度上通过认知内化巩固了双方既有观念,从而强化了欧印关系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在中美竞争背景下尤为凸显。欧盟和印度作为美国的盟伴,在对华立场上虽有摇摆和调整,但均存在对华竞争意图。欧盟自2019年将中国明确定位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印度则在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对华立场强硬。这促进了欧印在对华竞争问题上形成战略共识。若印度选择拒绝与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拒绝配合欧盟的“印太战略”,将丧失欧洲的技术投资和出口市场,难以实现其崛起目标。同时欧盟对印度基础设施投资、技术转移需长期维持才可收回成本。若中途放弃,前期大量投入将无法收回。不仅如此,如果欧印拒绝对接彼此带有制衡中国色彩的“印太战略”,则中欧、中印关系近几年来也不至于波折横生。在此背景下,欧盟以及印度的选择排除了欧印终止合作的可能性。

不同关键节点下,欧印的合作内容和范围侧重点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从早期的经贸领域,逐步扩展至如今的全方位合作。随着欧盟首轮扩员的完成和欧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双方不断推进经贸融合,这以贸易总量的增长为重要标志。商品贸易上,2004年至2008年间,双边商品贸易几乎翻倍。2008年,印度占欧盟出口量的2.4%,占欧盟进口量的1.9%,是欧盟第十大贸易伙伴。<sup>②</sup>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在2006年第七次欧印领导人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就加强经济合作促进互惠互利达成共识,同意开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尽管谈判进程一度陷入停滞,但欧印经贸关系的强化为产业链的后续调整提供了路径基础。为规避中国供应链

<sup>①</sup> 曾向红、张少文:《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想象——基于与美国的简要比较》,载《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3期,第111-126页。

<sup>②</sup> “An EU27 Surplus in Trade in Goods with India of 2.1 Billion in 2008,” Eurostat News, November 4, 2009,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5073538/6-04112009-BP-EN.PDF.pdf/5f669e28-734b-4300-8ba0-87cfe8edc1c2?t=1414683867000>.

风险,欧盟企业正将印度作为替代生产基地,而印度则借助欧盟的技术标准提升制造业能力。双方在关键领域逐步呈现“去中国化”的趋势。

在英国脱欧和欧盟“印太战略”的转向节点下,双方一改之前仅聚焦单一经贸维度的模式,向政治、经济、科技多维驱动模式转变。其中,科技合作成为新焦点。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向印度开放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领域,印度则通过“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吸引欧盟企业转移高科技产能。202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全球门户”计划,旨在强化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数字和供应链合作,这为欧印减少对华依赖提供了重要契机。<sup>①</sup> 双方除了继续深化经贸合作,还关注冲突预防、反恐和核不扩散等广泛议题,并不断拓展安全、绿色、人文等其他领域的合作空间,合作趋向于制度化、全面化。英国脱欧前后,受中东和非洲动荡影响,欧盟正面临难民危机。在此背景下,欧盟主动调整对外战略,特别是出台“印太战略”及聚焦印度,为欧印关系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框架。其中,欧盟“印太战略”明确将安全作为支柱,强调海上安全和区域稳定,支持印度在印度洋的海上安全能力,形成了安全合作的路径依赖。

然而,部分欧洲国家与印度的摩擦使欧印关系一度陷入冻结状态。2007年8月19日,印度游客在德国萨克森州米格尔恩(Mügelin)小镇遭到德国人追打,后者还喊出了排外口号。<sup>②</sup> 22日,印度政府要求德国对此事进行彻查,并追究相关责任。之后,“艾瑞克·莱谢号”案(Enrica Lexie Incident)成为欧印关系发展的绊脚石。2012年,两名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员开枪击毙了印度渔民,并被印度司法部门逮捕和提起诉讼。意大利则向印度提出抗议,主张涉案士兵不应受印度刑事管辖。双方陷入激烈争议,外交对峙升级,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sup>③</sup> 欧盟曾试图调解双方矛盾,但效果不佳。在多重不利因素交织的背景下,欧印关系的

---

<sup>①</sup> Jagannath Panda, “India Could Make or Break the EU’s Global Gateway,”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16,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india-could-make-or-break-eus-global-gateway-199454>.

<sup>②</sup> “Germans Probe Assault on Indians,” *BBC News*, August 21, 2007,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6956374.stm>.

<sup>③</sup> Cf. “The “Enrica Lexie” Incident (Italy v India),”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https://www.unodc.org/cld/case-law-doc/piracycrimetype/2015/the\\_enrica\\_lexie\\_incident\\_italy\\_v\\_india.html](https://www.unodc.org/cld/case-law-doc/piracycrimetype/2015/the_enrica_lexie_incident_italy_v_india.html).

前景并不明朗,其能否摆脱长期“停滞”状态引发了广泛讨论。<sup>①</sup>

事实上,这些事件并非欧洲国家更非欧盟蓄意制造,是国家间关系的正常摩擦。德国追打印度人事件主要源于当地种族主义情绪的蔓延。此类袭击并不局限于印度人,其他外国群体同样遭受过德国种族主义者无差别的歧视与攻击,因此未对德印关系大局造成实质性冲击。同样地,尽管意大利海军士兵事件一度引发外交危机和舆论关注,对欧印关系造成了一定冲击,但其性质属于国际交往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个别冲突或司法纠纷,并不构成欧盟或其成员国针对印度的系统性或政策性的敌对行为。欧盟虽表态支持意大利,但其介入是基于成员国立场协调,未将事态升级为对印度的集体对抗或制裁。近年来,尽管经历了一些负面事件的冲击,欧印关系仍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并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提质升级”。从历史视角来看,这些事件的确对欧印关系造成一定冲击,但其影响是短期性和暂时性的,并未动摇印度与欧盟之间形成的制度性依赖与合作惯性。与此同时,双方通过制度化合作机制化解摩擦,推动双边关系在波动中不断向前发展,展现出强大的适应力与深化潜力。

本文初步识别了影响欧印关系的内生因素,即2004年欧盟东扩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2016年英国脱欧与欧盟“印太战略”转向。这体现了国际秩序变迁下欧印寻求战略自主的共同诉求,也为欧印关系的深化提供了动力。在当今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欧印双方从既有的互惠合作中受益,并在收益递增的强化反馈中不断固化原有合作路径,最终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共同促进了当前欧印关系的深化。尽管期间欧印发生一些摩擦,但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建立的各级对话机制和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提升了双方的冲突管理能力,使关系得以在波动中保持深化趋势,而非退回原点。

#### 四 欧印关系的前景展望

当前,欧印关系正处于不断强化的时期。在地缘政治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

---

<sup>①</sup> 林民旺:《印度—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动力与发展前景——基于印度视角的分析》,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第67-81页。

下,欧印如何界定自身和彼此角色影响着战略决策和关系演进。尽管既有研究认为,在战略伙伴关系初期,欧印的实质性合作不足,但从双方分别构建的“规范性力量”与“有声有色的大国”叙事来看,这一时期具有关键意义。之后,欧盟深陷多重危机,尤其是英国脱欧的严重冲击加重了安全焦虑,并使其不断寻求降低对外依赖的路径。这一观念恰与印度所奉行的“战略自主”理念契合,从而增加了合作共识,双方随后分别转向“欧洲主权”和“大国平衡者”叙事。通过对欧印关系的追踪分析发现,关键节点下行为体的身份定位和认知可能发生转变,而这种变化的动力与关键节点的生成条件密切相关,进而影响着双方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和选择。在路径依赖的效应下,欧印关系的合作有望继续深化。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将从危机事件、合作议题和战略目标三方面,分析欧印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

第一,作为欧印的共有盟伴,美国政策的剧烈变动,尤其是特朗普重回白宫后单边主义的盛行,无疑正重塑欧印关系的外部环境。美国与欧盟的关系早有裂痕,近年来随着“美国优先”政策和各类危机事件的叠加,这一矛盾逐渐暴露并不断加剧。俄乌冲突谈判中美国刻意排除欧盟参与便是例证。2025年2月,美俄先在德国慕尼黑就俄乌冲突问题进行谈判,但并未邀请乌克兰和欧盟等关键利益相关主体参与,此举削弱了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影响力,使其在美俄谈判中几乎被边缘化。慕尼黑会议结束仅两天后,美俄又在沙特首都举行双边会谈,类似情形再次上演,欧盟对此非常不满。美欧分歧不断加大,促使欧盟加速自主防务体系的建设。同时,2025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实行全球“对等关税”政策,也波及至欧印等传统盟伴,如美国分别对欧印商品征收20%和26%的全面关税。<sup>①</sup>同年8月,美国以印度大量采购俄罗斯石油为由,对印度输美商品加征50%关税,加剧美印关系裂痕,<sup>②</sup>威胁全球供应链和贸易体系稳定。

---

① Ravi Hari, “Donald Trump Imposes Reciprocal Tariffs on All Countries, Including India, China, EU, Taiwan—Full Details Here,” Mint, April 3, 2025, <https://www.livemint.com/news/us-news/donald-trump-imposes-reciprocal-tariffs-on-25-countries-including-india-china-eu-taiwan-full-details-here-11743630424770.html>.

② “US Slaps 50% Tariff on Indian Goods; Textiles, Shrimp, Gems Most Hit,” India Today, August 7, 2025,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additional-25-per-cent-tariff-was-imposed-by-the-us-on-indian-goods-for-continued-purchase-of-russian-oil-2767470-2025-08-07>.

然而,这些危机似乎正在充当欧印关系加速强化的催化剂,促使双方“抱团取暖”对冲美国霸权压力。具体而言,一是欧印关系强化的沉没和转换成本高,加之既有的合作框架和制度,使双方合作惯性加强,形成了稳固的正反馈循环。欧印既有的合作框架已积累深厚基础,一旦改变既有政策可能面临高昂的成本和风险,因此欧印更倾向于在现有框架内挖掘合作潜力,持续放大收益。例如,在面对美国关税威胁时,双方多次重申应在年底前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一协定不仅覆盖传统的贸易领域,更拓展至科技、国防、安全等战略层面,旨在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自贸协定”,体现了双方借此契机全面升级关系。二是即便特朗普再次当选所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但未动摇欧印关系的根基,也未构成影响欧印关系的关键节点。而特朗普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可能迫使欧印关系寻找新的均衡点,但双方关系的核心驱动力并非源于一国领导人的更迭。事实上,面对美国政策转向的压力,欧印并未催生出颠覆性的合作理念或战略框架。双方的互动机制依然延续既往,其根本的身份认知和长远的战略定位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更为重要的是,欧印在彼此的身份叙事和战略观念上,如“战略自主”“多边主义”等达成了一定共识,在共同利益需求的驱动下存在对冲外部风险的可能性。

第二,欧印合作议题广泛,逐渐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领域延伸,且在部分议题上形成了战略纵深。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各自需求的考量,欧印通过频繁的高层对话和互访,推动合作覆盖至政治、经济、安全、科技创新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同时,非传统安全领域已取得的合作成果有效降低了双方的信任成本,有力推动了欧印对传统安全领域的投入和关注。2025年,冯德莱恩与22位欧盟委员访印,主张继续巩固既有的经济合作成果,推动半导体产业链建设、共享清洁能源技术和促进区域战略协同等,还强调促进欧印安全防务关系发展。除了经贸合作,鉴于双方在海洋安全、反恐、气候变化等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印欧还建立了包括安全对话机制、开展联合军演和共享情报信息等平台。此外,欧盟加强自身防务能力的目标也为欧印国防合作提供了机遇,使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有望达到更高水平。

第三,路径依赖并非总是积极的,消极的路径依赖也可能进入锁定和固化状态。在战略目标层面,欧印的既有分歧也随之保留,阻碍了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8年法国对印度持正面看法的人口比例为70%,但到2023年已下降至39%。其他欧洲国家对印度的好感度也出现明显下滑,并普遍认为自2008年以来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基本没有变化。<sup>①</sup> 欧印双方对彼此的身份定位和叙事上的认知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分歧若得不到妥善解决,这种负反馈可能随之固化,加剧双方关系的张力。对印度而言,其雄心目标在于成为全球领导型大国。为此,其不仅通过侨民和文化等手段争当“全球南方”的代言人,还在2025年印巴冲突后进行国内舆论动员,着力打造“崛起”和“胜利”叙事。然而,在崛起的过程中,印度长期标榜的“民主之母”叙事正逐渐引发西方国家的担忧。印度仅在符合其地缘政治优先事项的情况下推进民主议程,即实用主义在“民主”实践中仍扮演重要角色,这与西方的“民主”标准大相径庭。<sup>②</sup> 例如,在重大国际冲突面临“选边站队”时,印度在联合国会议中弃权,保留模糊和所谓的“中立”立场,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威胁认知上,印度配合西方国家制衡中国意图,将巴基斯坦和中国共同列为竞争对手,主张降低对华依赖。但随着2025年7月底美印关系一度走向破裂,印度迅速转向中国,次月便宣布应邀访华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sup>③</sup>体现了在大国博弈中的左右摇摆。

相较之下,欧盟的核心目标在于协调各方利益,提高一体化水平并增强战略自主性。它希望通过扩员增强自身竞争力,在全球推广其标准,打造基于规则的新秩序。与印度相比,其外交立场和原则较明确,如在关税和俄乌冲突中的强硬表现,体现出其对“欧洲”模式的捍卫。在对华认知上,欧盟对华存在“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其对华战略认知复杂且多元。随着美欧传统关系的破裂,其对华经济策略可能发生调整。而印度主流对华认知相对单一,其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挑战

---

① Raghav Aggarwal, “Outlook of Europeans towards India has Turned More Negative; Pew Survey,” Business Standard, August 30, 2023,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ia-news/outlook-of-europeans-towards-india-has-turned-more-negative-pew-survey-123083000210\\_1.html](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ia-news/outlook-of-europeans-towards-india-has-turned-more-negative-pew-survey-123083000210_1.html).

② Chietigj Bajpae, “How India’s Democracy Shapes Its Global Role and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Chatham House, 202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5/2024-04-15-how-indias-democracy-shapes-its-global-role-and-relations-west-bajpae.pdf>.

③ Shanthie Mariet D’ Souza, “India’s China Embrace and US Decoupling,” The Diplomat, August 30, 2025,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8/indias-china-embrace-and-us-decoupling/>.

者乃至“安全威胁”,对华防御认知更为突出。2026年1月底,印欧双方签署了《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考虑到欧盟成员国的内部分歧、核心需求的差异、威胁认知的不同等因素,双方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或将停留在较低层次,协议的落地难度较大。<sup>①</sup> 欧印之间核心利益存在差异,可能在对话合作中产生新的偏差或激化原有的分歧,从而限制双方关系的发展前景。

总之,关键节点和身份叙事共同影响了欧印关系的发展。从2004年以来印欧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2004年欧盟东扩与战略伙伴关系启动、2016年英国脱欧与欧盟“印太战略”转向是满足条件的关键节点。在这两个“机会窗口”下,欧印分别调整了自我、他者和集体的身份叙事。这些叙事固化了双方认知,并通过正反馈使双方的发展路径锁定在合作状态。即使双方发生部分摩擦,但难以逆转总体合作的趋势。通过在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之间引入身份叙事,本文进一步展现了印欧在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和主体间性,为理解欧印关系为何在当前加速发展提供了更为连续和动态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得出的两个关键节点主要基于欧盟的视角,且属于双边关系推进的内部因素。然而,双方关系的演进亦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因素。双方关系势必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如制度依赖的负面效应、美国政策变动等影响,这些因素均可能挑战未来双边关系的深化。本文的逻辑重点不在于做出因果性判断,而是为理解欧印关系的强化因素提供新的解释视角与假设。至于是否存在其他关键节点和其他中介因素以及双方互动的程度如何,未来需进一步检验框架的适用性。

(作者简介:周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胡慧敏,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海洋)

---

<sup>①</sup> Shashank Tiwari, “The India-EU Defense Agreement: Industrial Logic and Strategic Context,” South Asian Voices, February 13, 2026, <https://southasianvoices.org/sec-m-in-r-india-eu-defense-02-13-2026/>.